

良渚文史資料



第 二 輯



息烽文史资料

第二辑

息烽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

一九八七年三月

目 录

玄武湖水荐丹心·····	罗 鏞	(1)
告国人书·····	阮则文	(9)
致弟阮志中书·····	阮则文	(10)
致妻刘绮仙书·····	阮则文	(12)
致子阮家宝书·····	阮则文	(14)
孙轶凡同志遗像·····	孙善模供稿	(15)
怀念孙轶凡同志·····	唐树楷	(15)
峥嵘岁月·····	邵冠群	(18)
息烽读书会 农友会·····	罗 鏞	(26)
解放前夕息烽监狱内外·····	吕君杰	(42)
黎明前的黑暗·····	何学雅	(57)
忆革命志士孙轶凡·····	毛家元	(60)
吕 品同志遗像·····	段月萍供稿	(65)
记战斗 勤奋一生的吕品同志·····	罗 鏞	(65)
热血洒草香 英名垂青史·····	盛 年	(79)
忆底寨反击战·····	江 萍	(80)
忆虎啸台防御战·····	李寿山	(83)
我获得第二次生命·····	唐维臣	(86)
忆解放初期我做情报工作的三次风险·····	薛吉临	(89)
镇压王位一 保卫农代会·····	赵明富 王世敏	(95)
忆息烽清匪反霸片断·····	雷道隆	(101)

法网难逃 匪首刘发政饮弹毙命·····	侯国栋 (107)
简“马棒”落网记·····	王开文 (119)
稀奇古怪 罗裙下面擒匪首·····	实 话 (123)
忆罗甸起义·····	阮志中 (126)

红军故事五则

中央红军佯攻息烽县城·····	张继华 (134)
钱壮飞烈士殉难记·····	黄及翔 (138)
一个医药箱的故事·····	黄及翔 (143)
忏悔录·····	黄及翔 (146)
红军票·····	袁景行 (149)
爱国学者马寅初·····	邹昌平 (153)
杨 森来息趣闻·····	蔡常良 (155)
周光忠轶事·····	王 浩 薛吉恒 (157)
开明人士唐文星·····	吴家齐 (167)
一场竞选国大代表的闹剧·····	薛吉恒 (172)
息烽青邦的覆灭·····	王 浩 (178)
息烽哥老会组织概况·····	王 浩 (180)
抗兵记·····	毛家元 (186)
西望山“盟誓碑”浅谈·····	邱德林 (190)
九庄沿革及其命名初探·····	吴维书 (196)
躲兵洞开发后记·····	罗 鏊 (198)
我见到了国内最长的溶洞·····	罗开富 (202)
阳朗坝两株古白果树·····	清 平 (204)
征稿启示·····	文史办公室 (206)
致 谢·····	文史办公室 (208)

玄武湖水荐丹心

阮则文在南京以尸谏召唤国人一致抗日

罗 鏞

小引——去岁末，访阮志中君，晤谈中得悉其堂兄阮则文，一九三六年旅居北平时，目睹日军侵占华北暴行。翌年春，离平至京，上书蒋介石，不获结果。彼见大敌压境，当局犹隐忍不前，愤慨万分，投玄武湖自杀，以尸谏留下告国人书数千言，召唤各界同胞，一致积极抗日。惜时过半个世纪，阮君记忆依稀，尤以遗书内容尽忘，难以成文。笔者于去年五月，赴南京，访先生遗属，复于南京市龙蟠岭图书馆特藏部，查阅四十九年前之有关资料，始尽得其详。以先生忧虑国事，决死唤起民众，共赴国难之精诚，不惟我息人勿忘，亦堪我黔省父老敬佩。虽然白云苍狗，政权更迭，以先生之忠贞气节，不应随日月之流逝而泯灭，宜载入史册，供后世缅怀焉！

阮则文，号佑铭，贵州息烽县温泉乡人。生于一八九五年，终年四十二岁。幼随其父崇德公客居上海，就读于上海××小学。崇德饱读诗书，却无意功名，平生放纵不羁，工诗词、精书法，常以诗词字画会友。清末年间，应商务印书馆之聘，为书刊题字，兼为别人书写对联，后客死上海。先生素聪慧，常愤父无以成事业，故自幼发奋攻读，后于贵阳南

明中学毕业，即考入北平中国大学。一九一五年与女士刘绮仙结婚^①。一九一九年大学毕业，任上海江海关文书，逾年，迁上海中国银行任文书主任。一九二四年以母盼子切，返筑，在贵州泰昌钱庄（袁祖铭之父袁干臣主办）任职。先生向怀报国之心，目击贵州军阀混战，民不聊生，乃弃文从武，出任贵州东南路清乡司令部（司令李子仁）主任秘书、援滇前敌总指挥部（总指挥阮俊斋）秘书和古州（现榕江县）厘金局长。一九三一年王家烈主黔，任第二十五军第一师（师长何知重）师部秘书长。一九三四年秋，以身体不济，苦于跋涉，请作地方官，调罗甸任县长。

一九三五年春，蒋介石围追红军，率部入黔，以亲信取代王家烈掌黔政，王部将领张铁成惧蒋兼并，心怀疑虑，因与先生故交，率部避驻罗甸，此亦当时军政界斗争之常情。然先生以一介军部文职，出掌县政，不谙地方派系斗争，统驭无术，获罪于巨室，某绅竟以此诬先生通敌谋叛，密告于贵州省主席吴忠信，下令缉拿究办。先生气愤，弃官出走广西，辗转经广州、香港，旋至北平。住年余，时值日寇侵吞东北四省后，正加紧策划侵占华北诸省。

先生由黔至平，历经数月，风尘仆仆，身体愈形孱弱，原患结核复发，住进北平协和医院疗养。一九三六年春，病稍缓出院，住骡马市大街，其堂弟阮志中时在南京汤山炮兵专科学校学习，曾两次到平视兄，兄弟感情益笃。

先生习尚简朴，素性耿介，尤以满腔爱国热忱，倾注国事。是年，日帝以东北四省为基地，大举向我华北进攻，日军所到之处，烧、杀、淫、掠，坦克横冲直撞，国军节节败退，国难日趋深重。先生见此，夜不成寐，每愤然曰：此情

此景，令吾不欲生矣！愧我文弱，于国家难以为济，若我为武人，当洒鲜血，卫国土，上前线歼彼丑类！住平弥久，尽览各报，复悉：日帝假伪满傀儡，以经济提携为名，包庇走私，在塘沽、大沽筑港，修筑沧石铁路，扩大伪满组织，策动察北、绥东匪伪蠢动，华北增兵，北平等地日伪军联合大演习……。以先生之明智，洞察日帝野心，步步为营，蚕食鲸吞，必欲亡我中华而后已！悲愤之余，化名陈复生，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下旬，由平至京，以每日食宿八毛之资，旅居于曾公祠湘宁旅馆十号。连夜著文，以自己耳濡目染诸事实，上书蒋介石先生②条陈华北形势和日帝野心，宜团结全国各界，奋起一致抗敌。殊知当局，处强敌压境之际，犹本既定国策“攘外必先安内”，无视先生忠言，或以先生官卑职小，人微言轻，不值一顾耳！先生久盼无着，上书如石沉海，求职勿得，忧病交加，召弟阮志中君，告以死谏，弟再三劝慰，誓罢死念，然愤慨之心不已！

一九三七年四月，听弟之劝，潜心静养，深居简出，常以读报自遣。然对于国事不仅未能忘怀，反而关注更深，每读至要处辄抚案太息，如读《小实报》发表之时评：如何援绥及“慈溪富孀，感国难日亟，倾家产援绥并遗书自杀”之新闻记事，则剪存箱底。又如《华报》副刊署名“老傻”写之一篇杂文中“……自杀的原因很多，有为革命牺牲者……”一段情词慷慨激越，则连加圈点标誌。惟使先生至为痛切者，国难日亟，寇蹄深入，卖国求荣，贪生怕死而甘当汉奸者屡见不鲜。国事日非，江河日下，当局仍不思振作，知南京终必沦丧，以病弱之躯，于国无补，死后与草木同朽，毋宁以死唤起国人，奋起抗日，救亡图存，尽匹夫之责于万

一，至此，遂复萌决死之念。

四月廿日起，侍者入其室，瞥见先生伏案书写，每写一行即以白纸遮蔽，盖虑旁人知其隐衷耳。五月四日，唤旅馆执事，结清膳宿各费，并赠侍者小费二元，洗衣老妈小费一元，只以彼将迁往他处，亦未加注意。当日傍晚七时左右，先生行至玄武湖畔，往返度步，临湖歔歔！后以二毛租金向船家石炳浩，兜租小船一只，独自向迤北之湖面划去。翌晨，船家行至非洲近岸，始将空船寻获，惟船中发现书信一封，来沙儿（IY SOI）药水半瓶。心知有变，当将书信及药水送玄武湖警所，通知其弟阮志中君，雇民伕多人打捞，竟日未获。五月六日晨，湖民胡家河兄弟寻找游船，无意中行至菱洲与翠洲之三道桥对峙间湖心发现先生尸体，当经法院前往检验，死者系服多量来沙儿，腹内药性猛烈攻击，不堪其苦，再投湖以求速死也。尸陈美洲大桥，由尸亲阮志中与仁孝殡仪馆负责人抬赴灵车，运回装殓。先生生前系中国国民党党员，当局嘉其忠节，令葬于南京永安公墓^③。五月十日，出殡之时，殡仪馆至公墓，送葬之人络绎不绝，沿途观者逾万人，咸以先生之惨死而哀矜，有识者亦慨叹先生身殉之深远厚意。

先生死讯，震惊南京各界，贵州在京要员及贵州军政界何应钦、王家烈等，均发来唁电，表示哀悼。南京新闻界，如《大公报》、《新民报》、《南京日报》、《华报》……竞相登载，并发表评论。尤以《新民报》从五月六日至十一日，派出记者专访，以“本报特讯”连日刊登，轰动一时。盖因阮志中君于先生生前旅居之湘宁旅馆箱中复得先生遗著“告国人书”及致弟、致妻、子遗书四件和现金，存折等，

遗书对先生自杀之心迹，对国人之企望作了详细剖明，并嘱以遗金之半捐作“国防捐”余数尽钱就地薄葬。总见先生爱国忘家之高风亮节也。

《新民报》于五月七日，第七版头条刊出先生遗像，以标题：

“向国人作尸谏

阮则文遗书 敬望国人一致抗日”

报导：忧愤国事自杀之贵州县长阮则文，此次之死，其情之哀痛，其用意之深厚，足以感动国人之爱国情绪而哀矜者。本报已获得其遗书，观其内容，固不仅其书法之佳，词句之美，其爱国精神之伟大，已全部溢于纸面，而其对于身后之准备尤为周到，可见其视死如归，清清白白，以死作尸谏之决心，绝非单纯病者所能为也！

五月九日又以标题：

“今日开弔，明日安葬

阮则文告别妻儿

劝君且息动悲思 试念国亡家破时”

报导：忧国自杀之阮则文君，于四日殉身于玄武湖后，致夫人绮仙及公子家宝（现肄业四川重庆大学）遗函各一。情词悲切，志气昂扬，对于事理见解，亦颇清晰，惟以积郁过深，理智成分终竟逊于感情成分，致以自杀殉国。阮君所为，吾人固不愿提倡，然其热情嘉节，记者亦极表钦敬。观其遗书，忆及多难家国，私心怆痛，且不禁一掬同情泪也！

今世何世？人相残杀，天祸黎民，国危命贱，再不
思振，则一切苦难将长无底止矣！

尽管先生尸呈之爱国衷曲，深思远虑，各界有识共许，
相与呼吁。惜乎！当局和南京政要，却未能振聋启聩，团结
全民，奋起抗御外侮。曾几何时，风云突变，先生死后仅二
月，日帝即发动“七·七”芦沟桥事变，侵占华北大片国
土；挥师南侵，于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占领南京，进行长达六
周之血腥屠杀。我无辜同胞惨遭日军杀害者达三十余万人。
数以万计之妇女被奸淫，市内房屋被烧毁者达三分之一；无
数住宅、商店、仓库被劫掠，外侨财产亦未幸免。以“六朝
豪华”著称之南京城府，遭此浩劫，处处断墙残壁，十室九
空，尸横遍地，臭气薰天，成为三十年代惨绝人寰，举世震
惊之大惨案④。

呜呼！星移斗转，江山易帜，辱国丧权之事，烟
消云散，然吾人叙史至此，能不慨然！自古以来，独夫当
国，莫不以一己昏昏之偏见和私利，误尽天下苍生，终
至国破家亡，身败名裂。以彼当年，如则文先生忠贞之文
人武士辈出，又何济焉！国策不变，纵是岳武穆、文天祥、
林则徐辈复出，亦不能挽狂澜于既倒，使国运复苏。此固先
生之不解也！

而今南京市区，高楼林立，繁荣昌盛，玄武湖面，江山
如画，游人蚁聚，欢笑之声，不绝于耳，如先生有知，当含
笑泉下矣！

注释：

④刘绮仙：女，贵阳市人，刘文锦先生之嫡亲姑母，生
于一八九五年，贵阳女子师范毕业。居家，喜诗文，夫妻久

违，常寄情于诗文，以自解。一九六二年在南京病故。

②上书蒋介石先生：此为先生在南京召弟阮志中君晤谈心迹时，口述其事，上书内容大意与告国人书同，笔者在南京有关部门询问，无从查考。

③永安公墓：即南京坟头墓地，是国民党高级官员葬所。解放前后均有驻军把守，禁止入内参观。文革中所有墓碑被毁，坟地铲平，现为麻疯院院址。

④见江苏古籍出版社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。

附录：

告 国 人 书

书曰：

自东四省沦亡而后，不惟收复无期，敌方进而恃强横行，野心不已，必欲渐次吞并华北。则文去岁客居北平，目击心痛，更感国耻之深，国势之危，原以忧患余生，遂至忧愤成疾，只以无力，救国莫由，徒呼负负而已！

政府本“十年生聚、十年教训”之旨，忍辱负重，沉着应付，其最后方策，固非吾侪国民所能管窥蠡测；窃以华北之民族精神，已日渐销沉，而敌方复以种种手段，威胁利诱，为日更久，则汉奸愈众，奴化愈深，民气既难于振作，挽救恐愈形困难矣！

况迹来敌方除竭力包庇走私而外，一面假经济提携之假面具，一面则更计划塘沽大沽筑港，修筑沧石铁路，扩大冀东伪组织，策动察北，绥东匪伪之蠢动，对华北行将增兵，北平等地驻军联合大演习，东京报对华挑战记载，以及名古屋博览会种种侮辱我之事实，凡此皆系先发制人，着着进逼，我似忍无可忍之时机矣；若必顾虑周全，待时而动，诚恐反将受制于人。则文既不能为勇士身临前线，为民族争生存，为国家雪耻恨，请先以死殉，以示牺牲决心，一般人或多有生之留恋及死之悲惧！留恋者无非为享乐，悲惧者，以为是痛苦；其实国破家亡，如东北同胞，生又何能享乐？昔夏禹云：“人生如寄，死归耳！”人生百年，总不免一死，与其含垢忍辱，苟且偷生，曷若死里求生，死得其所之为愈

也？

则文之捐躯，实无裨于国，只以忧愤之余，报国无从，唯凭此牺牲之决心，并向国人作尸谏耳！，敬望国人本大无畏之牺牲精神，一致积极抗敌！既以军队士气为先锋，复以全国民众为后盾，则与敌一战胜利，民族复兴，势有必至，否则勿谓杞忧悲观，诚有不堪设想者矣！

至现代国防问题，及战斗条件，必先以经济建设而充实，若待战争已启，始捐款援助慰劳，已落后着，故应即于此时提倡组织“国防捐”，俾期获补助政府先事分配充实，而收集腋成裘事半功倍之效。则文临终，虽以力微，即请节省自身埋葬之资，移作捐款，敬乞国人对此“国防捐”，激发爱国热忱，慎重组织，踊跃输将，国防幸甚！国家幸甚！将死贡言，伏维，

鉴察！

阮则文 二六年五月四日

致弟阮志中书

志弟手足：兄在罗邑任内，始深悉贪污土劣之万恶，及寓居北平，复感慨国难之愈形严重，所受刺激愈深，因而忧愤成疾，承弟两次到平视兄，一切当所洞悉。每念革命手段，原以首先打倒帝国主义及铲除贪污土劣，今则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压迫愈甚，贪污土劣之恶势力犹存，国势如斯，社会若此，可为痛心。兄既误入仕途，并逾中年，而身体又复衰弱，已不获投笔从戎，奋勇杀敌，是生无益于时，死唯与草木同朽，乃慨然感觉无人生之意义。近复以险恶消息，不断传来，据兄所见，认为抗敌之机已迫，而忧愤之情，更不能已，报国莫由，故决以身殉，纵未能实有裨益，亦惟求其心之所安。兄原拟蹈海以求更无牵累，第恐更伤家人及弟之心。前日由家索来之数，连手中原存者，现尚有四百八十元存于交通银行，（存折图章交弟领取）望弟以半数捐作国防捐，余数可尽钱在此速速薄葬，（灵柩万万不可搬回原籍），事后再由弟转告并安慰家庭为要。致汝嫂及侄之遗函，亦盼照交。弟之与兄，不惟其情真如手足，兼之彼此知之最深，弟对兄之死其悲伤固不能免，惟须念大体，不可学寻常儿女之态，过事哀悼，感慨灰颓！须知吾弟正当青年，应激发爱国壮志，既立身军界，即以身许国，今转入学校，更希望努力求知，俾将来不负所学，以报党国，此兄之所厚望也。余情分详各遗书中，兹并附诗四首，望留作纪念可也。从此

永诀，言难尽意，惟希珍重，努力前途。诗另附后：

阮则文遗言 二六、五、

遗诗：

同仇幽恨两交加， 愧对流年慨岁华；
剩有余生何所用， 心惊怕听后庭花。

侵来横逆太无端， 誓死求生敌胆寒；
千古艰难惟一死， 须拚一死赴艰难。

休作不平剑欲鸣， 漫漫恶气逐波倾；
沉湘蹈海斯同恨， 孤愤一腔徒自萦。

天道茫茫欲问天， 忍将七尺遽相捐；
酬思报国空遗志， 辜负虚生四二年。

阮则文遗稿（盖章）

注：摘自南京新民报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八日第七版——编者

致妻刘绮仙书

绮卿如晤：仆因年来饱受刺激，忧愤成疾，近复以刺激愈深，决以身殉！，惟对母亲不能尽终养，不孝之罪，万死莫辩，及于卿及儿女中道捐弃，亦颇愧对！好在母亲年事虽高，精神甚健，既有兄嫂及卿侍奉晨昏，复有孙儿女辈承欢绕膝，尚可以娱老景。家中祖遗产业及仆历年薪俸所得，齿积之余，节俭度日，勉足与兄嫂合力同奉老人甘旨，教育儿女，是仆对于家庭既已尽一半之责，故当能抛却牵头，至于未尽之责，未补之过，惟有望卿偏劳，所谓大事一肩，未亡责重，不惟望卿切勿遇事悲哀，并且希望安慰老人，免再增我死后之罪戾！

回忆我夫妇成婚而后，始则两小无猜，如鱼似水，终则甘苦与共，患难相扶，直至中年，情好弥坚。祇以仆东奔西驰，会少离多，每相引为憾。曾记前年行将别离之际，彼此乃相与屈指计算聚散之年月，不意今日竟成为永诀之预兆！而驹光如矢，结缡至今，忽忽已二十余年。韶华虚度，好景不常，人生百年，原如一梦，既生无益于时，转瞬亦将与草木同朽，祇觉可惧，又何可悲哉！第念我恶耗传来时，犹老母倚闾而望之日，吾卿则当此陌头柳色，团圆灯火，伤离感逝，情何以堪！古人云：“儿女情长”，仆一念及骨肉之情，天伦之乐，亦不禁连挥热泪，气沮神伤。惟是国难如斯，社会若此，岂苟安享乐，顾及私情之时！仆立志既坚，不可转也。望卿体谅仆心，决勿遇事悲伤，以理家政，未了